

第一輯 編匯刊期國民

周楊：編主

萬象

五月號

• 第三年 • 第十一期 •

廣陵書社

萬象

五月號

第三年 第十一期

匯刊第三十六冊

廣 陵 書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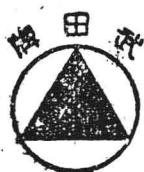
萬象

五月號

第三年 第十一期

匯刊第三十六冊

廣 陵 書 社



維他命B1劑



米太寶靈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每瓶一〇〇片

健胃腸
助消化
去疲勞
增營養

大田製藥廠
上海福州路一五五號



A.B.C.

CONFECTIONERY



REGISTE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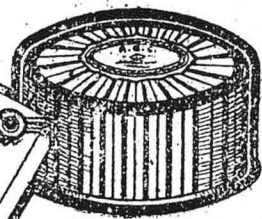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若素

百病起由胃腸



百病起自
腸胃，故
保護胃腸
及健康之
道，常服
「若素」
對於胃腸
病有獨特
之功效。

「若素」
各地各大
藥房公司
均有出售

民國卅三年五月廿七日星期六

常年春季大賽第五八五九

上海春季大香賓票

在上海體育會當衆開獎

本香賓票定額五萬號。(自第一〇〇〇〇號至第五九九九九號)每號售中儲券二百元，分作十條，每條售中儲券二十元。每條獎金按全張獎金十分之一分派。

本香賓票如全額售罄時，票價全數一千萬元依照下列方式計算之：

票數五萬張每張二百元
除會方佣金三成
餘數
除國民政府特稅一成
其餘分派之獎金
獎金分派如下：

頭獎 (即頭馬)	獨得中儲券二百萬元
二獎 (即二馬)	獨得中儲券一百萬元
三獎 (即三馬)	獨得中儲券五十萬元
甲等小獎約十個 (即起步而未得馬位者)	合得中儲券六十萬元
乙等小獎約一百個 (即起步而有參加資格者)	合得中儲券二百二十萬元
獎金	共計中儲券六百三十萬元

本香賓票如銷售未滿五萬號時，一切均照比例核減。

本香賓票定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九次賽前，由本會理事會監視當衆搖獎。

領獎地點：上海黃陂路（即馬霍路）三〇四號上海體育會



五月號 第三年。第十一期 目錄

插詩
頁畫

郭紹虞
豐子愷

歐戰特輯

戰爭漫畫選……………(一)
在死亡的海上……………(二)
第一次大戰中最冒險的海軍戰役……………(六)
誰是打勝歐戰的人?……………(三)
軍用魔術……………(三)

幽素……………(二)
繖人……………(六)
謝榮向……………(三)
湘靈……………(三)

我愛講的故事(德育故事)

胡悲……………(三)

蘇聯的桃源(海外風光)

奮直……………(完)

幽默的錯誤(幽默文鈔)

澤夫……………(四)

論張愛玲的小說(批評)

迅雨……………(四)

小品二章(散文)

若思……………(三)

紳士淑女(小說)

葉絃……………(五)

荒野(長篇連載)

師陀……………(五)

鄧肯女士與詩人葉賽寧(藝文逸話)

淮海……………(六)

萬象廳

讀者一攬護

新報館
店址
華北府



萬象廳

讀者一攬護

新報館
店址
華北府



萬象 諸言辯……(懷三) 常識與情理……(伍) 柳枝
 閒話「破門」解……(從冷) 觸鬚……(無題)……(央奧)
 芭蕉院隨筆(隨筆)……
 雙清(長篇連載)……
 山城劇訊(通訊)……
 記張一塵老人之喪(通訊)……
 晨(長篇連載)……
 大荒天(小說)……
 絮 牽牛花……
 石像……
 語 生之寂寞……
 集 雞……
 期待……
 尺牘的集藏(藝文逸話)……
 連環套(長篇連載)……
 籠中鳥(鳥獸蟲魚)……
 憶雨詞并序(詩)……
 無名島(驚奇小說)……
 補 歐戰趣聞……(蘭子) 嘵嘵錄……(鄭逸梅) 獵奇趣味……(滄一)
 白 吹毛錄……(求疵生) 醉紅小語……(鄭逸梅)



鄭逸梅(一四)
 張愛玲(一三)
 歐陽瑛(一六)
 申吉(一三)
 舒君亮(一五)
 沈洪(一四)
 羅周(一八)
 承思(二四)
 伯蒙(二四)
 鴻蒙(二四)
 宛宛(二七)
 林莽(二四)
 徐翊(二四)
 平泉(二四)
 駱北(二四)
 音樂 夜座
 音樂 晚宴
 音樂 茶叙
 音樂 午後
 電話 90068 97200

高貴名煙

樂不離口

小
十支裝

大
廿支裝

志烈



KORES
Cigarettes



高樂

裕華煙公司榮譽出品



大衣

標準現成面款大衣

西裝大衣

要，科其雨
現起風難衣
裁成見行方之
剪西，十式本種
寸，裝會餘廠類
，式樣大，去，管係絕
，略齊衣歲事故理大規而
誌備對，雙豈出模組欲
數售新用十偶品自織求
語，價類上節然高一切盡
以之縫呢，故本本善
為公道，新發廠爲籌設美
諸保，由行爲一備者，
君證精名A適A，實
告爲細技D應D，悉
本師K社K，皆
廠損標會雨採
特至扣
色尺任準需衣用乎



西裝大衣之一角

西裝大衣之另一角



永新漢記雨衣製造廠
成都府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 6209



歐戰特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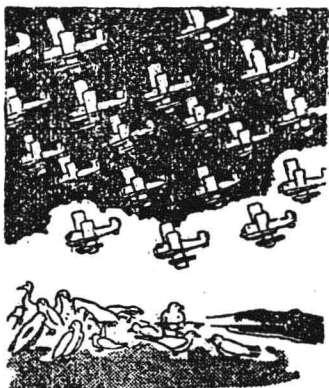


驗屍員：『傷痕三處……第一處是致命的，可是僥倖其他兩處都是輕傷。』

『爲什麼弄成這個樣子，打架嗎？』
『不是，不過因爲剛才老趙和老李打起來，而要我守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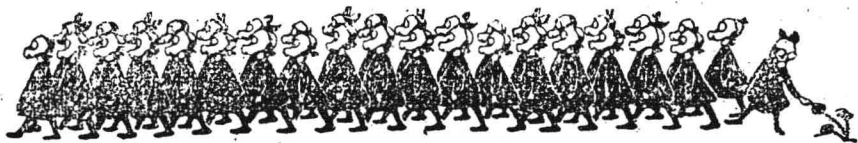
在飛過飛機場上空時，
他學會了這一手。



『如果這樣鬧下去，
不久我們便要學走路了。』



水手向棲留於荒島上的被難者說：
『船主叫我把最近的報紙送來，請你們看了再決定應否回到人類的世界去。』



在死亡的海上

幽素



本文作者爲法國砲兵中校由塵干申
(Lieutenant Eugene Ganssen)，彼參與鄧扣克之役
後，爲德軍所虜，乃作此文，發表於德
國「訊號雜誌」(Signal)，詳說脫險經過。
雖屬明日黃花，然今日讀之，猶有談虎
變色之感也。——譯者。

鄧扣克的火獄

在那個萬方多難的一九四〇年的六月一日，我所隸屬的砲兵師團正在鄧扣克作戰。我們在郊外的陣地中，把所有的砲不停地開放，除非砲身熱得不能再放時才給牠們休息一會。這樣一直繼續着到半夜十二點正方才停止。當時的景像太動人了！如果我是一個畫家的話，則我必定把它畫了出來。這將是一幅「火的圖畫」：滿地是火，滿天是火，無處不是大火。除了火以外，便是震耳欲聾的聲音了。德軍向着鄧扣克城內和港口打來的砲彈爆炸時的聲音，和我們發砲時的聲音混和在一起，像一個不絕的怒雷一般響着。而且蓋過這些的還有天空中飛機的聲音，和德軍急降機的怪叫。牠們也是以鄧扣克城和牠的港口爲目的的。現在人們常把「鄧扣克的火獄」做談話的資料，可是他們都不過是信口開河而已，我以爲這個「火獄」裏面的實際情形



，是沒有一個生存的人所能知道的。至於身歷其境的我，則可以概括地說世界上一切事物，再沒有比這晚上的鄧扣克和他的港口的景像更爲可怖的了。

不過我以爲所有這個故事的讀者們除非也會參與鄧扣克之役，否則決不能想像得到這可詛咒的一夜是怎樣的可怖，而我則在剛剛十二點的時候，給這個極度的恐怖懾服了。當時我正臥倒在爛泥上，上面蓋着幾塊木板，以抵禦在空中亂飛的砲彈碎片。緊靠着我的是一具電話，三個砲兵，他們都是很好的孩子，在緊張地聽着。在我們前面的便是瘋狂地吼叫着的砲隊了。

奇怪的鐘聲

我們能够聽到他們發砲的聲音，和看見他們的砲彈打進這個火海裏面。我傷心地看着我們的砲一尊一尊地陸續給對方的砲轟毀而失去牠們的威力；然後，由這個火海裏不知什麼地方，像是還有一座小教堂在那個大瓦礫場中尊嚴地矗立着似的，突然傳來一陣清越的鐘聲，連續敲了十二下，報告時間已經是子夜了。我不能解釋理由，祇覺得這幾下由那小教堂敲出的鐘聲，竟把一切驚動天地，震撼山岳的砲聲，炸彈聲和飛機聲都壓了下去，而一下一下地敲進我的耳朵裏。像有一隻魔鬼的手，把我的心臟一下一下地搯着一般。當最後的一下的餘音還在耳邊響着時，四週的砲聲突然減少了。最先停止的是第四砲隊，跟着第一第五兩隊的砲也默然而息了。大眾的人開始在我們前面湧過。在砲彈和炸彈爆炸時的閃光下，我看見他們的臉。他們的眼睛都從眼眶裏凸了出來，舌頭也掛在唇外。他們的武器全失去了，祇把兩臂向前伸着，十分慌張地向我們這邊跑來。

到這時候，我也不能自持了。我當然不願意獨自留在那裏等人家來俘虜。所以我便帶那三個士兵同走；大家手牽着手，以防衝散。我們還帶着我們的武器，因爲好兵士是不肯隨便放棄槍械的。我們通過大火中的鄧扣克城，直向着港口跑。

除了親與其役的人外，我相信再沒有人能够想像得到這天的晚上是怎樣情形的了。整個城



市在大火中，整個港口在大火中，在牠們中間的便是撤退中的英國軍隊。那時恰值潮退，牠們把無數的軍用汽車直向水裏駛下去，而在上面放上木板，便成了臨時的碼頭。於是人們便喧嘩凌亂地爭着往前走，大家都要在最後一條船上奪得最後一個位置。這一切都是由砲彈爆炸時的閃光中和給轟到半空中的人類的肢體同時看到。

沙灘上一條小漁船

在這種閃光中，我看見僅有一艘英國毀滅艦還停在岸邊。我們正想設法跑上去，可是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指定由這條船運走的軍隊恰在這時候趕到。簡直像是鬼魂的行列一般，那些英國陸戰隊頭上戴着銅盔，手中拿着上了刺刀的來福槍，以快速的步伐向岸邊衝來，一面以手中的武器把阻礙他們的旁人推開。在他們當中而跟着他們一齊跑的是一個英國將官，他們的使命是要把他送到船上。

「我們必須離開這裏！」我一面向我的士兵高聲叫着，一面沿着海岸向西跑。當時我們一共四人，我和那三個砲兵。跑了不遠，我忽然看見有一條小漁船擱在堤邊的沙灘上，船上還有一張帆和四枝槳。我們立刻把它推到水裏去，謝謝上帝，牠還沒有沉下去。把武器先拋進船裏，然後我們也跟着跳了上去，張好了帆便開始搖槳開船。我取出我的軍用指南針定了方向，把船向西南方駛去。正在這時候，我突然給一種感想所衝動而不能自制地狂笑起來。原來我想起我們四個當中竟沒有一個人是曾經駕駛過一條船的，現在要這種狀態之下把這條小漁船平安地渡過英倫海峽，豈不可笑。後來我又連帶地想起從前大約是十四歲的年紀時，有一回是星期日的下午，我帶了我的表妹，撐着一隻小艇，在鄉間的河裏玩。我們讓艇子在柳陰下自由地流着，她穿了雪白的衣服，帽子也是白的，還戴了長及肘部的白手套，望之宛如神仙。她當時還對我說，將來我長大成人的時，她是會愛我的、

最後的回顧



殘酷的現實把我從過去的綺夢中驚醒了。我發覺自己正站在小桅旁邊，把木楔子打進插桅的洞，使它不能搖動。我誠懇地感謝上帝，因為那時的風正向着西南方吹，而英國正在西南方。在船上簡直沒有一點淡水，也沒有食物。不過還有什麼關係呢！我祇向着鄧扣克方面回顧過一次，天已經開始要亮了，而那毀滅一切的大火正由白色的烟中向着灰白的晨曦吐出無數的長舌。

兩小時後，我們後面的海岸已成了模糊的一片紅光，風力也漸漸加強而且轉了方向了。我們的帆給吹得亂動，船也把持不定，而在海面旋轉着。大浪不住地打上船來，我們盡力用銅盔把艙裏的水屏出，可是無濟於事。半小時後，艙中積水漸深，船也跟着漸往下沉，我們已經毫無辦法，祇好聽天由命，準備着給一個隨時打來的浪，把這條船和我們一齊吞下。

濃霧中現出一堵高牆

在絕望中，我們向四週張望，原來正給牛奶一般的濃霧罩着，無論前後左右絕無所見。我們的船已積滿了半艙的水，而給強烈的風吹得差不多要翻了。在這個最危急的時候，突然在我們的船旁由濃霧中顯出一堵高牆。我們驚喜地看清了，原來是一條船的舷，上面還寫着一司各地亞號（Scott）幾個大字。同時一陣風來把霧吹開，我們看見它的全貌是一條大約四千噸的船，在沙礁上擱了淺。

我們用盡了我們的氣力，把船駛到大船旁邊下垂着的繩梯下面，用繩子綁好，然後跑上去。我們暫時是得救了。在草率地察看一遍後，我們發覺這條船負傷極重，德國的轟炸機把它全部毀了。船上完全沒有淡水和食物。

風浪中的人聲

我們經過短時間的商榷後，決定暫時留在大船上，等候天氣好轉，一面立刻動手修理小船，預備將來駕駛到英國去。於是我們便把小船上的積水屏清，而盡其所能地把牠修好了，仍舊



繫在船旁。此時潮水漸漲，那條破船兩面搖擺着，發出呻吟般的聲音。大霧再把我們包圍了，突然在風聲和浪聲中，雜着喧嘩的人聲，由霧中傳出。原來有一條大渡船順流向我們駛來。到我們能够看清楚時，兩船已經差不多靠着了。我們忙着把來船的一個法國中校和十五個步兵拖上船來。現在破船上連我們一共是二十人了。颶風繼續加強，大浪從四面打到船面來，我站在「船橋」上束手無策地眼望着繫留在船旁的兩條小船相繼沉失。

這天的晚上，我們聚在甲板下面，把所有的窗都關了，因為如山的浪竟打到船橋上，使人不能在上面逗留。我們這時才有空去詳細地視察船裏的一切東西，但是始終找不到一點食物和淡水，不過那些步兵却找到了兩件還完好的樂器；一個「利克斯風」(Saxophone)和一個手風琴。在艙裏的以炭輕二氣為燃料的灰白色的燈光下，他們兩個人奏樂，其餘的便圍着跳起舞來了。擱在礁上的破船竟給風浪打得像搖籃一般搖擺着。「利克斯風」刺耳的尖聲，手風琴悲痛的哀吟，和船底發出的怪聲鬧成一片。那些步兵們一定有一點酒精帶來，因為我看見他們都紅着臉，而眼睛也野起來了。

一個軍曹瘋了

那時我正坐着休息，忽然聽得船裏發了幾響槍聲，便立刻跳了起來；跟着像是由天空掉下來似的，突然有一個人在艙裏出現。他全體裸着，不穿一點衣服；兩手各拿着一枝手槍，同時亂射。那個步兵中校高聲告訴我，這個人是他們的軍曹，現在恐怕是瘋了。這時候他開始追逐着那兩個奏樂的步兵，一面發槍向他們射擊，但是却僥倖沒有一人給他擊中。後來他自己由一個船窗逃了出去，我們趕去看時，他的身體已經給這個「死亡的海」的大浪捲得不知去向了。

次日早上風浪平靜了一點，所以我召集我的人，要他們離開那些步兵們，不和他們雜在一起；然後搜集了些木桶和長板，動手築一隻木筏，預備動身到英國去。不久便有些英國飛機在我們頭上兜圈子，我們便把紅白藍三種顏色的布舖在甲板上，希望他們看見了會派船營救。有